

近年澳门文学评述：

# 小说：恒常题材的不同处置之方

□廖子馨

《2017澳门文学作品选》共入选15篇小说，作品从题材到文风各有特色，基本上没有相同的题材，除了爱情之外。不过，对于恒常的爱情题材，每位作者的笔端都开列出不同的情爱处置之方，读来还是有新鲜感；有的摆明车马就是写爱情，整个小宇宙绕着爱情转；有的却兜兜转转，最后一笔才落在实实在在的爱上，比如水

月的《六根》。《六根》是一篇耐看的爱情小说。它的耐看，在于作者别出心裁的布局。《六根》算是简短版的双城故事。有一条明线，写上世纪80年代至今港澳两城的社会发展，今昔对比；18岁的六根义无反顾地往香港奔前程，但终究没闯出名堂；二十几年后回家，小城已经天翻地覆，社会

福利好，要过温饱日子一点也不难。另一条暗线，是六根的情爱：当年不顾爱他的女孩，与父亲闹翻执意出走，貌似为了志向，实质是追逐真爱。3000多字的小说，内涵丰盛，引发种种思绪，你或许会想：如果不是是一场“非典”夺走爱人的命，六根不见得会回归澳门；小城虽经济发达，但思想道德上仍是守旧的……梯亚的

《一辆失踪的士》，对澳门的“士事件”极尽嘲笑、辛辣讽刺，是批判澳门社会现实较为有力的一篇。有的作者写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时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写成社会事件的叙述文，虽然也有人物、也有情节，却让人有读综合新闻报道的枯燥感，完全看不到“创作空间”在哪里。我认为，缺乏想象力的人，最好不要写小说。



# 新诗：书写城市生活的哲思

□卢杰桦

近年来，澳门涌现出众多诗人和诗歌作品，各具特色。

书写爱情，诗歌是一个很好的载体。谭俊莹将爱情写成《新娘的耳针》，将斑马线的两端联想成耳珠，途人则被想象成点缀的耳针，以黑白隐喻未来生活的明暗不定，写得很别致。常人说，爱情是盲目的，袁绍珊写的《带一个盲人游拙政园》，干脆比喻爱情“全盛时代”的恋人为盲人，而盲目的原因只有一个——“在爱的世界里无一例外我们都瞎了”，而爱的程度达到“万有引力失去作用”，这里还有爱的宣言“爱是永夜永昼的月球漫步”。读绍珊的诗，总会遇到繁花般的意象和诗句，令人为之惊艳。关少曦的《牛熊恋曲》，将金融术语引入爱情诗，喻意恋情的变化不定，“云睡了/你醒来便是一道风景”，别具新意。

除却爱情，居住在城市里而具独特观察力的诗人，总会书写城市生活里的众生，包括自己对生活的感受。邢悦与谭健敏在相近的街区里，诗意发生碰撞，邢悦写的《医院》将四个男病人的交谈与下课后小孩子的歌声相交并置，以秋千荡漾出“岁月”的无奈感；谭健敏走过医院附近的新胜街，则听到了“街头医院 街头坟场/走过这条路/也走过了一辈子”的嘤嘤之鸣。穆欣欣《短歌》里的《一座以灰为底的城市》书写曾居住过的城市，诗歌里以天空之灰色与美好生活事物，声音做对比，色泽鲜明，声音锵然，闲适的生活令作者无限依恋，为城市雾霾之疾作出平反，另外的《芒种》《小雪》，读来感人至深。城市生活狭隘而呆板，令人难以喘息，雪莹将浪漫的“旋转木马”书写成游客对澳门无日无之的攻占，华丽的经济数字背后是“我们早就奉上时钟的指针/任其摆弄”的牺牲，旋转木马的美好想象在这城市里已荡然无存。对于挣脱捆绑“谁都不敢逮住你”，诗人前辈淘空了有如此气度，他的诗句如惊雷：“喜在天幕写草书 像闪电”（《我酷爱自由》），当然这种能力也需要生活的多番锤炼。海芸和乔捷定了城市乱象的因由，“我们都病了”（海芸《八月的天鸽》），一连四句打破了莲花宝地神灵护佑的迷信，智慧城市抵受不了天灾的冲击，越来越虚拟化的时代（大数据）面对自然界的

具体和直接显得不堪一击。乔捷把城市人的性格和人际关系比喻成电子媒体中的乱码，“我喜欢大城市/只是怕无聊/我喜欢小城市/讨厌长途跋涉/我想亲大自然/其实只是怕死”，透视了城市生活中人性本质的异化。

九叶派诗人郑敏曾提出“诗歌与哲学是近邻”，诗人在想象和思考时俨然是一名哲学家，他们只是以诗意的文字去除哲学的苦涩味，哲性的思维则赋予诗歌以隽永。诗人的思考能达至生命的内核，从而抒发感悟。“菩提是一种/向内生长的种子”（凌谷《一梦一菩提》）。菩提就是智慧、顿悟、觉悟，“爱/才是最古老的/核战争”，有一种摒弃情欲才可得到大智慧。思考。人的一生从起始到终结，就是一种感悟生死的过程，随着年岁渐渐增长，看一花一草皆心有所感。梯亚的《没有尊称的桂花树》借桂花树慨叹“花期如此短暂/留下无为的面容/在瞻仰中任人冥想”，人生花期的匆匆，借物以抒情。吕志鹏的《而今之时》从人物体格的变化，从过去到现在的生活变化里，感慨“而今之时/只是/一个过去的我/从此失踪，再也唤不来”。

# 散文：不约而同 拥抱我城

□吴淑钿

要在众多作品中选出年度散文作品，尽管仍由食材决定餐单，但各款美食加起来，俨然能撑起一间饭店的门面与格局，且自成餐饮系统，不会出现中式酒楼供应西班牙海鲜饭，或西餐厅卖霸王鸭的不和谐现象，总是可观。近年来，澳门散文作品风格不同，抒写层次有别，文心不约而同地拥抱“我城”，在年选中自成面目。

书写城市其实是困难的。文学这回事，不是你写什么就是什么，而是要看写出来的东西表现了什么。文学是表现的，在作者、作品、读者和世界的互涉关系中，构成文学本质的各元素都绝不单纯。一花一世界。“神思方运，万涂竞萌，规矩虚位，刻镂无形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）由虚到实，由无到有，运作过程中，体现着作者的阅读修养、语言驾驭能力、对生命和世界的感受、秉持的人生价值观等等。因此，一篇散文的亮点，往往不是直露文字表面的材料，而是经创作提炼的结晶。杜甫说：“愁极本凭诗遣兴，诗成吟咏转凄凉。”原先只想抒发一下乡愁罢了，不意创作却让眼前的孤寂冷落现形，好的文学作品必能辐射多义。创作有安顿生命的功能。城市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所在，如何书写城市？袁绍珊说，要有开阔的眼界，然后以独特的眼光回望“我城”。她呼唤创作的培养（《哈瓦那：文学是永不过时的城市文宣》）。城市创作的培养，也是人文素养的基地，关乎民众的视野与胸襟，终将本利归还，一定不会让一场台风“打回自卑的原型”（谭健敏《“天鸽”下的澳门》），的确值得投资。

理论硬邦邦。2017年，台风“天鸽”无疑是最瞩目的社会课题，不少作者积极流露由文学社会功能出发的创作动机。书写方式则别具个性。有人现场报道（乔捷《澳门关机》）；有人伤感于“虚张声势的浮华”被扫落得支离破碎，质疑城市的脆弱，呼唤危机的觉醒（谭健敏《“天鸽”下的澳门》）；有人从环保作反思，主张发展经济的同时，也要尊重自然规律（刘居上《For Save》）；有人自灾后松山的断木新枝看见重生的希望（雅耶《“维纳斯”的秋天》）。作者们自风灾中汲取创作的养分，不平而鸣，蚌吐明珠。

如果“天鸽”是凝重的主菜，则回忆与亲情的写作主题是浓浓的热汤，头盘的素材一般较清新爽脆：写日常、写饮食、写旅游、写人物；林中英《软软硬硬的一堆笔名》活力充盈，在副刊写作的自我训练和提升中，个体的生命史与职场的专业史以至本城的报业史互相渗透，读罢可以带着一种理解的心情，宽心品尝为城市把脉的主菜，反正吃的终曲总有精巧的甜品抚慰味蕾，如咏叹人生聚散、岁月今昔或浪漫爱情等。最后捧着压轴的咖啡，还可以殷殷共话，细说这脚下濠镜，虽无京城的大气，也是个无可替代的小城：有历史可发现、有书店可流连、有好戏可观赏，有才有朋友可常对谈（穆欣欣《写给雾霭北京的最后一封情书》），我们不是早拥抱着这些了？

## 链接

### 《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》《2015-2017年度澳门演艺评论选》发布

为总结澳门的文学及演艺评论创作成果，保存澳门文化资料，进一步推动澳门文学及演艺文化的发展，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、澳门基金会、澳门笔会联合出版的《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》及《2015-2017年度澳门演艺评论选》于11月17日在澳门举行新书发行仪式。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，文化局局长穆欣欣，澳门笔会会长李观鼎、理事长汤梅笑，《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》主编廖子馨、黄坤尧，以及数十位作者参加发行仪式。

《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》由廖子馨、吴淑钿、卢杰桦、黄坤尧四位澳门作家选编，以精选为原则，涵盖小说、散文、新诗、诗词四大文体，共收录69位作者的15篇小说、30篇散文、20首新诗及40首诗词。《2015-2017年度澳门演艺评论选》由评论人周凡夫及莫兆忠主编，其中“本地作者卷”共收录评论58篇，“外地作者卷”共收录评论26篇。主编之一黄坤尧在新书发行仪式上介绍2017年的编选情况时称，两书的整体水平平均比往年提升，佳作颇丰。

吴志良在致辞中表示，文学是澳门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之一，近年澳门的文学工作者已开始注意到这种鲜明的特质，并着力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出这种特质。经过台风“天鸽”后，这种特质更为明显，《2017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》收录的作品中，不少就体现出这种特质。与文学作品一样，演艺作品也是澳门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之一，过去三年澳门演艺界人士基于本地乃至外地视角，本着对澳门社会的关怀，创作出很多作品。收录在《2015-2017年度澳门演艺评论选》的作品，既充分吸收中西方的文化养分，又在舞台上沛然释放澳门文化的活跃力量。吴志良同时提出构建大湾区文学的设想，希望澳门文学工作者可以参与构建大湾区文学，彰显澳门的人文价值。

文化局局长穆欣欣致辞时说，近年来，年度文选的投稿量一直在增加，过去多年的文选既展现出澳门文学创作和演艺评论的累累硕果，也反映出澳门作家的创作实力。为提高年度文选的认可度和精准性，主办方和编委会一致认为有必要精益求精，以呈现澳门文学及演艺评论的最佳面貌，不忘年度文选筛选精品的初衷。她表示，澳门文化局也会一如既往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与各民间社团合作，协助澳门作者，共同努力推进澳门文学创作和演艺评论向前发展。

澳门笔会会长李观鼎说，年度文选和年度演艺评论选的出版有赖各位作者的支持和配合，澳门笔会也将持续优化征稿工作，务求使年度文选以最佳状态和读者见面，提升澳门文学和澳门演艺评论的影响力。同时，李观鼎也响应了构建大湾区文学的想法，认为澳门文学必先做大做强，为大湾区文学建设建立支撑点。（奥文）

## 动态

# 叙说香港文学的前世今生

——赵稀方《小说香港》新书发布会在香港举行



脉络等方面。发布会上，赵稀方回顾了自己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起源和历程。他本来对香港文学了解不多，最初由于社科院文学所的战略安排研究香港文学，后来就“执迷不悟”了。《小说香港》写于“九七”后不久，主要从文化身份与城市经验的角度研究香港文学，2003年由北京的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，相隔15年之后又由香港三联书店修订出版。赵稀方表示，很希望听到香港读者对于《小说香港》的看法和批评的声音。

鉴于现有的香港文学史主要以作家作品为框架，赵稀方一直希望能够梳理香港报刊，多次赴港查阅原始报刊、翻看微缩胶卷等资料，他表示，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稍显得寂寞，不过看到第一手资料时，会纠正文学史的很多问题，这也是一种探索历史的乐趣。

陈国球用“惊艳”来形容《小说香港》，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超出预期，令人心生敬佩。他说，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，学界出现了对于文学史的需求，内地以陈平原、黄子平、王晓明、陈思和等学者为代表提出“20世纪文学史”等问题；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，香港学界也对此多有关注，希望从历史寻找文化来源、理解自己的文化身份，重新思考如何书写文学史的问题；台湾“解严”以后学界对文学史书写也很有想法。赵稀方《小说香港》的出版年代是2003年，当时香港文学研究的热潮已经过去，赵稀方不是跟风赶时髦的做法，而是本着学理的态度来看香港。《小说香港》一书中的很多观点，都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香港文学部分很不一样，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内地学者对香港研究认真的态度。

刘俊曾为《小说香港》写过书评：《“叙事”转型和“历史”重构——〈小说香港〉的特点和价值》。他认为，《小说香港》的出现就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生态而言是里程碑式的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内地就开始了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，也出现了多种香港文学史，对研究者来说有一些帮助，不过大多沿用旧有思维，史料不尽准确。黄子平在《香港文学史：从何说起》中指出，内地写香港文学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程式，很容易出现用写现代文学史的方式套用香港的问题，显得有些粗糙，不见得完全吻合。而《小说香港》恰恰对此是个突破，它不是按照年代、开端、高潮、结局这种条块式的结构来写，也不是按照社会背景、思潮、作家作品的既有框架来研究，而是以问题意识带入香港文学的研究，这和作者的理论素养很有关系。赵稀方对后殖民理论和西方新历

史主义的研究，使得他有一种理论高度和全新的思维，以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研究香港小说的视角。

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陶然，《香港文库》总策划郑德华，香港《文学评论》总编林曼叔，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周蜜蜜，以及凌逾、杨彬彬、汤俏、霍艳等参加发布会。陶然表示，香港回归以后学界对香港文学的研究状况不尽如人意，正因为如此，赵稀方重订旧作，出版新作，很令人敬佩。郑德华提到50年代的作品《苏丝黄的世界》的意义，认为该作很有影响但无人注意，赵稀方也认为这一作品正是东方主义叙事的一个缩影。林曼叔肯定了赵稀方报刊实证研究的做法，提醒人们注意香港文学的复杂性，并希望香港学界能够写一本香港文学史，《文学评论》本身也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史写作提供历史材料。香港作家黄虹坚则提出，在香港写作非常寂寞，希望学界多关注香港文坛的学者。

周洁茹在总结中表示，希望《小说香港》等著作的出版，能够带动香港文学研究热潮，《香港文学》会一如既往地关注香港文学创作及其批评，2019年，改版后的《香港文学》将会开辟赵稀方专栏研究。

（汤俏）



瓶花 卫天霖 作

华馨 唐建成书 HUA XIN